



呻吟語卷之五

寧陵呂坤叔簡父著

外篇

治道

廟堂之上以養正氣爲先海宇之內以養元氣爲本能使賢人君子無鬱心之言則正氣培矣能使群黎百姓無腹誹之語則元氣固矣此萬世帝王保天下之要道也

六合之內有一事一物相凌奪假借而不各居其

正位不成清世界有匹夫匹婦寃抑憤懣而不得其分願不成平世界

天下萬事萬物、皆要求箇實用、實用者、與吾身心關損益者也、凡一切不急之物、供耳目之玩好、皆非實用也、愚者甚至喪其實用以求無用、悲夫、是故明君治天下、必先盡革靡文而嚴誅淫巧。

當事者若執一簿書尋故事循弊規只用積年書手也得

興利無太急要左視右盼革弊無大驟要長慮却顧

苟可以袪道理不必悻直也苟可以無爲理不必多事也

經濟之士一居言官便一建白此是上等人去緘默保位者遠只是治不古若非前人議論不精乃今人推行不力試稽舊牘今日我所言昔人曾道否若只一篇文章了事雖奏牘如山只爲紙筆作孽障架閣上添鼠食耳夫士君子建白

豈欲文章奕世哉、冀諫行而民受其福也、今詔令刊布徧中外、而民間疾苦自若、當求其故、故在實政不行、而虛文搪塞耳、綜核不力、罪將誰歸、

爲政之道、以不擾爲安、以不取爲與、以不害爲利以行所無事爲興廢起敝

從政自有箇大體、大體既立、則小節雖有牴牾、當別作張弛、以輔吾大體之所未備、不可便改絃易轍、譬如待民貴有恩、此大體也、卽有頑暴不

化者重刑之而待民之大體不變待士有禮此大體也即有淫肆不檢者嚴治之而待士之大體不變彼始之寬也既養士民之惡終之猛也槩及士民之善非政也不立大體故也

爲政先以扶持世教爲主在上者一舉措間而世教之隆汚風俗之美惡係焉若不管大體何如而執一時之偏見雖一事未爲不得而風化所傷甚大是謂亂常之政先王慎之

人情之所易忽莫如漸天下之大可畏莫如漸漸

之始也、雖君子不以爲意、有謂其當防者、雖君子亦以爲迂、不知其極重不反之勢、天地聖人亦無如之奈何、其所由來者漸也、周鄭交質、若出於驟然、天子雖孱懦甚、亦必有恚心、諸侯雖豪橫極、豈敢生此念、廹積漸所成、其流不覺至是、故步視千里爲遠、前步視後步爲近、千里者步步之積也、是以驟者舉世所驚、漸者聖人獨懼、明以燭之、堅以守之、毫髮不以假借、此愼漸之道也、

君子之於風俗也、守先王之禮而儉約是崇、不妄開事端以貽可長之漸、是故漆器不至金玉而刻鏤之不止、黼黻不至庶人錦繡被墻屋不止、民貧盜起不顧也、嚴刑峻法莫禁也、是故君子謹其事端不開人情竇而恣小人無厭之欲、

著令甲者、凡以示天下萬世、最不可草率、草率則行時必有滯礙、最不可含糊、含糊則行者得以舞文、最不可疎漏、疎漏則出於吾令之外者無以憑藉而行者得以專輒、

築基樹臬者、千年之計也、攺絃易轍者、百年之計也、興廢補敝者、十年之計也、堊白黝青者、一時之計也、因仍苟且、勢必積衰、助波覆傾、反以裕蠱、先天下之憂者、可以審矣、

氣運怕盈、故天下之勢、不可使之盈、既盈之勢、便當使之損、是故不測之禍、一朝之忿、非目前之積也、成於勢盈、勢盈者、不可不自損、捧盈巵者、徐行不如少挹

微者正之、甚者從之、從微則甚、正甚愈甚、天地萬

物氣化人事、莫不皆然、是故正微從甚皆所以禁之也、此二帝三王之所以治也、

聖人治天下、常令天下之人精神奮發、意念斂束、奮發則萬民無棄業、而兵食足、義氣充、平居可以勤國、有事可以捐軀、斂束則萬民無邪行、而身家重、名檢修、世治則禮法易行、國衰則姦盜不起、後世之民怠惰放肆甚矣、臣民而怠惰放肆、明主之憂也、

能使天下之人者、惟神、惟德、惟惠、惟威、神則無言

無爲而妙應如響德則共尊共親而歸附自同、惠則民利其利威則民畏其法非是則動衆無術矣、

只有不容已之眞心、自有不可易之良法、其處之未必當者必其思之不精者也、其思之不精者必其心之不切者也、故有純王之心、方有純王之政、

關雎是箇和平之心、麟趾是箇仁厚之德、只將和平仁厚念頭行政、則仁民愛物、天下各得其所、

不然周官法度以虛文行之豈但無益且以病民

民胞物與子厚胸中合下有這段着痛着痒心方說出此等語不然只是做戲的一般雖是學哭學笑有甚悲喜故天下事只是要心真二帝三王親親仁民愛物不是向人學得來亦不是見得道理當如此曰親曰仁曰愛看是何等心腸只是這點念頭懇切殷濃至誠惻怛譬之慈母愛子由不得自家所以有許多生息愛養之政

悲夫可爲痛哭也已

爲人上者、只是使所治之民箇箇要聊生、人人要安分、物物要得所、事事要協宜、這是本然職分遂了、這箇心纔得暢然、一霎懽、安然一覺睡、稍有一民一物一事不妥貼、此心如何放得下、何者、爲一郡邑長、一郡邑皆待命於我者也、爲一國君、一國皆待命於我者也、爲天下主、天下皆待命於我者也、無以答其望、何以稱此職、何以居此位、夙夜汲汲、圖惟之不暇、而暇於安富尊

榮之奉身家妻子之謀、一不遂心、而淫怒是逞
恥、夫付之以生民之寄、寧爲盈一己之欲哉、試
一反思、便當媿汗、

王法上承天道下順人情要箇大中至正不容有
一毫偏重偏輕之制行法者要箇大公無我不
容有一毫故出故入之心則是天也君臣以天
行法而後下民以天相安

人情天下古今所同聖人懼其肆特爲之立中以
防之故民易從有亂道者從而矯之爲天下古

今所難爲之事以爲名高無識者相與駭異之崇奬之以率天下不知凡於人情不近者皆道之賊也故立法不可太激制禮不可大嚴責人不可太盡然後可以同歸於道不然是驅之使畔也

振玩興廢用重典、懲奸止亂用重典、齊衆摧強用重典、

民情有五皆生於便、見利則趨、見色則愛、見飲食則貪、見安逸則就、見愚弱則欺、皆便於己故也、

惟便則術不期工而自工、惟便則姦不期多而自多、君子固知其難禁也、而德以柔之、教以諭之、禮以禁之、法以懲之、終日與便爲敵、而竟不能衰止、禁其所便、與強其所不便、其難一也、故聖人治民、如治水、不能使不就下、能分之使不泛溢而已、隄之使不決、雖堯舜不能、

堯舜無不弊之法、而恃有不弊之身、用救弊之人、以善天下之治、如此而已、今也不然、法有九利、不能必其無一害、法有始利、不能必其不終弊、

嫉才妬能之人、惰身利口之士、執其一害、終弊者訕笑之、謀國不切、而慮事不深者、從而附和之、不曰天下本無事、安常襲故何妨、則曰時勢本難爲、好動喜事何益、至大壞極弊、瓦解土崩、而後付之天命焉、嗚呼、國家養士何爲哉、士君子委質何爲哉、儒者以宇宙爲分内何爲哉、

官多設而數易、事多議而屢更、生民之殃、未知所極、古人愼擇人而久任、愼立政而久行、一年如是、百千年亦如是、不易代、不改政、不弊事、不更

法、故百官法守一、不敢作聰明、以擅更張、百姓耳目一、不至亂聽聞、以乖政令、日漸月漬、莫不遵上之紀綱法度、以淑其身、習上之政教號令以成其俗、譬之寒暑不易、而與作者歲歲有持循焉、道路不易、而往來者年年知遠近焉、何其定靜、何其經常、何其相安、何其易行、何其省勞費、或曰、法久而弊、奈何、曰、尋立法之本意、而救偏補弊耳、善醫者去其疾、不易五臟、攻本臟、不及四臟、善補者縫其破、不剪餘完、澣其垢、不改

故製、

聖明之世、情。禮。法。三。者。不。相。忤。也、末世情勝則奪法、法勝則奪禮、

湯武之誥誓堯舜之所悲桀紂之所笑也是豈不示信于民而自已之心乎堯舜曰何待嘵嘵爾示民民不忍不從桀紂曰何待嘵嘵爾示民民不敢不從觀書之誥誓而知王道之衰矣世道至湯武其勢必有桀紂又其勢必至有秦項莽操也是故維持世道者不可不慮其流

聖人能用天下而後天下樂爲之用聖人以心用天下以形用心用者無用者也衆用之所恃以爲用者也若與天下競智勇角聰明則窮矣

後世無人才病本只是學政不修而今把作萬分不急之務纔振舉這箇題目便笑倒人官之無良國家不受其福蒼生且被其禍不知當何如處

聖人感人心于患難處更驗葢聖人平日仁漸義摩深恩厚澤入於人心者化矣及臨難處倉卒

之際何暇思圖拏出見成的念頭來便是以捐軀赴義非曰我以此成名也我以此報君也彼固亦不自知其何爲而迫切至此也其次捐軀而志在圖報其次易感而終難其次厚賞以激其感噫至此而上下之相與薄矣交孚之志解矣嗟夫先王何以得此於人哉

聖人在上能使天下萬物各止其當然之所而無陵奪假借之患夫是之謂各安其分而天地位焉能使天地萬物各遂其同然之情而無抑鬱

倔強之態、夫是之謂各得其願而萬物育焉、

民情既溢、裁之爲難、裁溢如割駢拇贅疣、人甚不堪、故裁之也、欲令民堪、有漸而已矣、安靜而不震激、此裁溢之道也、故聖王在上、愼所以溢之者、不生民情、禮義以馴之、法制以防之、不使潛滋暴決、此愼溢之道也、二者帝王調劑民情之大機也、天下治亂、恒必由之、

創業之君、當海內屬目傾聽之時、爲一切雷厲風行之法、故令行如流、民應如響、承平日久、法度

踈闊、人心散而不收、惰而不振、頑而不奕、譬如
熟睡之人、百呼若聾、久倦之身、兩足如跛、惟是
盜賊所追、水火所迫、或可猛醒而急奔、是以詔
令糜格、政事頹靡、條上者紛紛、申飭者累累、而
聽之者若罔聞知、徒多書發之勞、紙墨之費耳、
即殺其尤者一人以號召之、未知肅然改視易
聽否、而迂腐之儒猶曰宜崇長厚、勿爲激切、嗟
夫養天下之禍、甚天下之弊者、必是人也、故物
垢則澣、甚則改爲、室傾則支、甚則改作、中興之

君綜核名實、整頓紀綱、當與創業等而後可、

先王爲政全在人心上用工夫其體人心在我心上用工夫何者同然之故也故先王體人於我而民心得天下治

天下之患莫大於苟可以而止養頽靡不復振之習成亟重不可反之勢皆苟可以三字爲之也、是以聖人之治身也勤勵不息其治民也鼓舞不倦、不以無事廢常規、不以無害忽小失、非多事非好勞也誠知夫天下之事厪未然之憂者

尚多或然之悔懷太過之慮者猶貽不及之憂、兢慎始之圖者不免怠終之患故耳、

天下之禍、成於怠忽者居其半、成於激迫者居其半、惟聖人能銷禍於未形、弭患於既著、夫是之謂知微知彰、知微者不動聲色、要在能察幾、知彰者不激怒濤、要在能審勢、嗚呼、非聖人之智其誰與于此、

精神爽奮則百廢俱興、肢體怠弛則百興俱廢、聖人之治天下鼓舞人心振作士氣務使天下之

人如含露之朝葉不欲如久旱之午苗

而今不要獄揭天地驚駭世俗也須拆洗乾坤一新光景

無治人則良法美意反以殃民有治人則弊習陋規皆成善政故有文武之政須待文武之君臣不然青萍結綠非不良劒也烏號繁弱非不良弓矢也用之非人反以資敵予觀放賑均田減糶檢災鄉約保甲社倉官牛八政而傷心焉不肖有司放流有餘罪矣

振則須起風雷之益懲則須奮剛健之乾不如是

海內大可憂矣

一呼吸間四肢百骸無所不到一痛痒間手足心知無所不通一身之故也無論人生即偶提一線而渾身俱動矣一脉之故也守令者一郡縣之線也監司者一省路之線也君相者天下之線也心知所及而四海莫不精神政令所加而萬姓莫不鼓舞者何提其線故也令一身有痛痒而不知覺則爲痴迷之心矣手足不顧則爲

痿痺之手足矣三代以來上下不聯屬久矣是人各一身而家各一情也亦生欣戚不相感其罪不在下也

夫民懷敢怒之心畏不敢犯之法以待可乘之釁衆心已離而上之人且恣其虐以甚之此桀紂之所以亡也是以明王推自然之心置同然之腹不恃其順我者之迹而欲得其無怨我者之心體其意欲而不忍拂知民之心不盡見之於聲色而有隱而難知者在也此所以固結深厚

而子孫終必賴之也

聖主在上、只留得一種天理民彝經常之道、在其餘小道曲說異端橫議斬然芟除、不遺餘類、使天下之人易耳改目洗心滌慮、于一切亂政之術、如再生、如夢覺、若未嘗見聞、然後道德一而風俗同、然後爲純王之治、

治世莫先無偽教民只是不爭

任是權奸當國也用幾箇好人做公道也行幾件好事收人心繼之者欲矯前人以自高所用之

人一切罷去所行之政一切更張小人奉承以干進又從而巧言附和盡改良法而還弊規焉這箇念頭爲國爲民乎爲自家乎果曰爲國爲民識見已自聾瞽果爲自家此之舉動二帝三王之所不赦者也更說甚麽事業

聖人無奇名太平無奇事何者皇錫此極民歸此極道德一風俗同何奇之有

勢有時而窮始皇以天下全盛之威力受制於匹夫何者匹夫者天子之所恃以成勢者也自傾

其勢反爲勢所傾。故明王不恃蕭墻之防禦。而以天下爲藩籬。德之所漸。薄海皆腹心之兵。怨之所結。衽席皆肘腋之寇。故帝王虐民。是自虐其身者也。愛民是自愛其身者也。覆轍滿前。而驅車者接踵。可慟哉。

如今天下人。譬之驕子。不敢熱氣。唐突便艴然起怒。縉紳稍加綜核。則曰苛刻。學校稍加嚴明。則曰寡恩。軍士稍加斂戢。則曰凌虐。鄉官稍加持正。則曰踐踏。今縱不敢任怨。而廢公法以市恩

獨不可已乎、如今天下事譬之敝屋、輕手推扶、便愕然咋舌、今縱不敢更張而毀拆以滋壞、獨不可已乎、

公私兩字是宇宙的人鬼關若自朝堂以至閭里只把持得公字定便自天清地寧政清訟息只一箇私字擾攘的不成世界

王道感人處只在以我眞誠惻怛之心體其委曲必至之情是故不賞而勸不激而奮出一言而能使人致其死命誠故也

人君者天下之所倚以忻戚者也一念怠荒則四海必有糜弛之事一念縱逸則四海必有不得其所之民故常一日之間幾運心思于四海而天下尚有君門萬里之嘆苟不察群情之向背而惟己欲之是恣嗚呼可懼也

天下之存亾係兩字曰天命天命之去就係兩字曰人心

耐煩則為三王不耐煩則為五霸

一人憂則天下樂一人樂則天下憂

聖人聯天下爲一身運天下於一心今夫四肢百骸五臟六腑皆吾身也痛癢之微無有不覺無有不顧四海之痛癢豈帝王所可忽哉夫一指之疔如粟可以致人之死命國之存亾不在耳目聞見時聞見時則無及矣此以利害言之耳一身麻木若不是我非身也人君者天下之人君天下者人君之天下而血氣不相通心知不相及豈天立君之意耶

無厭之欲亂之所自生也不平之氣亂之所由成

也皆有國者之所懼也
用威行法宜有三豫一曰上下情通二曰惠愛素
孚三曰公道難容如此則雖死而人無怨矣
第一要愛百姓朝廷以赤子相付托而士民以父
母相稱謂試看父母之於赤子是甚情懷便知
長民底道理就是愚頑梗化之人也須耐心漸
漸馴服王者必世而後仁揣我自巳德教有幾
頃過化手段否柰何以積習慣惡之人而遽使
之帖然我順一教不從而遽赫然武怒耶此居

官第一戒也有一種不可訓化之民有一種不教而殺之罪此特萬分一耳不可以立治體

天下所望於聖人只是箇安字聖人所以安天下只是箇平字平則安不平則不安矣

三軍要他輕生萬姓要他重生不輕生不能戡亂不重生易於爲亂

大古之世上下相忘不言而信中古上下求相孚後世上下求相勝上用法勝下下用欺以避法下以術勝上上用智以防術以是而欲求治胡

可得哉欲復古道不如一待以至誠誠之所不孚者法以輔之庶幾不爽之人心尚可與還三代之舊乎

治道尚陽兵道尚陰治道尚方兵道尚圓是惟無言言必行是惟無行行必竟易簡明達者治之用也有言之不必行者有言之即行者有行之後言者有行之竟不言者有行之非其所言者融通變化信我疑彼者兵之用也二者雜施鮮不敗矣

任人不任法、此惟堯舜在上五臣在下可矣、非是而任人未有不亂者、二帝三王非不知通變宜民達權宜事之爲善也、以爲吾常御天下則吾身卽法也何以法爲、惟夫後世庸君具臣之不能與道致治、暴君邪臣之敢於恣惡肆奸也、故大綱細目備載具陳以防檢之以詔示之、固知夫今日之畫一必有不便於後世之推行也、以爲聖子神孫自能師其意而善用於不窮且尤足以濟吾法之所未及、庸君具臣相與守之而

不敢變亦不失為半得暴君邪臣即欲變亂而
弁髦之猶必有所顧忌而法家拂士亦得執祖
宗之成憲以匡正其惡而不苟從暴君邪臣亦
畏其義正事核也而不敢遽肆則法之不可廢
也明矣

善用威者不輕怒善用恩者不妄施

居上之患莫大於賞無功赦有罪尤莫大於有功
不賞而罰及無罪是故王者任功罪不任喜怒
任是非不任毀譽所以平天下之情而防其變

也此有國家者之大戒也

事有知其當變而不得不因者善救之而已矣人有知其當退而不得不用者善馭之而已矣

下情之通於上也如嬰兒之於慈母無小弗達上德之及於下也如流水之於間隙無微不入如此而天下亂亾者未之有也故壅蔽之奸爲亾國罪首

不齊天之道也數之自然也故萬物生於不齊而死於齊而世之任情厭事者乃欲一切齊之是

益以甚其不齊者也夫不齊其不齊則簡而易治齊其不齊則亂而多端

宇宙有三綱智巧者不能逃也一王法二天理三公論可畏哉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又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君子觀于詩而知爲政之道矣

既成德矣而誦其童年之小失既成功矣而笑其往日之偶敗皆刻薄之見也君子不爲

任是最愚拙人必有一般可用在善用之者耳

公論非衆口一詞之謂也滿朝皆非而一人是則公論在一人

爲政者非謂得行即行以可行則行耳有得行之勢而昧可行之理是位以濟其惡也君子謂之賊

使衆之道不分職守則分日月然後有所責成而上不勞無所推委而下不妬混呼雜命棃怒偏勞此不可以使二人况衆人乎勤者苦惰者逸訥者冤辯者欺貪者飽廉者饑是人也即爲人

下且不能而使之爲人上可嘆也夫

世教不明風俗不美負是策勵士大夫

治病要擇良醫安民要擇良吏良吏不患無人在選擇有法而激勸有道耳

孔子在魯中大夫耳下大夫僚儕也而猶侃侃今監司見屬吏煦煦沾沾溫之以見女子之情纔正體統輒曰示人以難堪纔尚綜核則曰待人以苛刻上務以長厚悅下官心以樹他日之桃李下務以彌文塗上官耳目以了今日之簿書

吏治安得修舉、民生安得輯寧、憂時者傷心慟之、

據冊點選、據俸陞官、據咨单進退、據本題覆、持至公無私之心、守畫一不二之法、此守常吏部也、選人嚴於所用、遷官定於所宜、進退則出精識於撫按之外、題覆則持定見於科道之中、此有數吏部也、外而與士民同好惡、內而與君相爭是非、銓註爲地方不爲其人、去留爲其人不爲其出身與所恃、品材官如辨白黑、果黜陟不論久

新任宇宙於一肩等富貴於土苴庶幾哉其稱職矣嗚呼非大丈夫孰足以語此乃若用一人則注聽宰執口吻退一人則凝視相公眉睫借公名以濟私實結士口而厭民心背公市譽貧國殖身是人也吾不忍道之

藏人爲君守財吏爲君守法其守一也藏人竊藏以營私謂之盜吏以法市恩不曰盜乎賣公法以酬私德剝民財以樹厚交恬然以爲當然可嘆哉君吾身家慨以許人則吾專之矣

弭盜之末務莫如保甲弭盜之本務莫如教養故斗米十錢夜戶不閉足食之效也守遺待主始於盜牛教化之功也夫盜辱名也亦重法也而人猶爲之此其罪豈獨在民哉而惟城池是恃關鍵是嚴巡緝是密可笑也已

整頓世界全要鼓舞天下人心鼓舞人心先要振作自家神氣而今提綱挈領之人奄奄氣不足以息如何教海內不軟手折脚零骨懈髓底

事有大於勞民傷財者雖勞民傷財亦所不顧事

有不關利國安民者雖不勞民傷財亦不可爲

足民王政之大本百姓足萬政擧百姓不足萬政廢孔子告子貢以足食告冉有以富之孟子告梁王以養生送死無憾告齊王以制田里教樹畜堯舜舍此無良法矣哀哉

百姓只幹正經事不怕衣食不豐足君臣只幹正經事不怕天下不太平試問百司庶府所職者何官終日所幹者何事有道者可以自省矣

法至於平盡矣君子又加之以恕乃知平者聖人

之公也恕者聖人之仁也彼不平者加之以深
不恕者加之以刻其傷天地之和多矣
化民成俗之道除卻身教再無巧術除卻久道再
無頓法
禮之有次第也猶堂之有階使人不得驟僭也故
等級不妨于太煩階有級雖疾足者不得闊步
禮有等雖倨傲者不敢凌節
人才邪正世道爲之也世道汙隆君相爲之也君
人者何嘗不費富貴哉以正富貴人則小人皆

化爲君子、以邪富貴人、則君子皆化爲小人、
滿目所見世上無一物不有淫巧、這淫巧耗了世上多少生成底財貨、悞了世上多少生財底工夫、淫巧不誅而欲講理財、皆苟且之談也、

天地之財要看他從來處、又要看他歸宿處、從來處要豐要養、歸宿處要約要節

將三代以來陋習敝規、一洗而更之、還三代以上一半古意、也是一箇相業、若改正朔、易服色、都是腐儒作用、葺傾廈、逐頹波、都是俗吏作用、於

蒼生奚補。噫此可與有識者道。

禦戎之道上焉者德化心孚其次講信修睦其次遠馭長驅其次堅壁清野其次陰符智運其次接刃交鋒其下叩關開市又其下納幣和親

為政之道第一要德感誠孚第二要令行禁止令不行禁不止與無官無政同雖堯舜不能治一鄉而況天下乎

防奸之法。畢竟疎於作奸之人。彼作奸者。拙則作偽以逃防。巧則就法以生弊。不但去害而反益

其害彼作者十而犯者一耳、又輕其罪以爲未犯者勸、法柰何得行、故行法不嚴、不如無法、

世道有三責、責貴、責賢、責壞綱亂紀之最者、三責而世道可回矣、貴者、維風俗敎化之權、而首壞以爲庶人倡、則庶人莫不象之、賢者、明風俗敎化之道、而自壞以爲不肖者倡、則不肖者莫不象之、責此二人、此謂治本、風敎既壞、誅之不可勝誅、故擇其最甚者、以令天下、此謂治末、本末兼治、不三年而四海內光景自別、乃今貴者賢

者爲教化風俗之大蠹而以體面寛假之少嚴則曰苛刻以傷士大夫之體不知二帝三王曾有是說否乎世教衰微人心昏醉不知此等見識何處來所謂淫朋比德相爲庇護以藏其短而道與法兩病矣天下如何不敝且亂也

印書先要個印板眞爲陶先要個模子好以邪官舉邪官以俗士取俗士國欲治得乎

不傷財不害民只是不爲虐耳苟設官而惟虐之慮也不設官其誰虐之正爲家給人足風移俗

易興利除害轉危就安耳設廉靜寡欲分毫無
損於民而萬事廢弛分毫無益於民也逃不得
尸位素餐四字

天地所以信萬物聖人所以安天下只是一個常
字常也者帝王所以定民志者也常一定則樂
者以樂為常不知德苦者以苦為常不知怨若
謂當然有趨避而無恩讐非有大姦巨凶不敢
輒生饜足之望忿恨之心何則狃於常故也故
常不至大壞極敝只宜調適不可輕變一變則

人人生覬覦心一覬覦則大家引領垂涎生怨起紛數年不能定是以聖人只是慎常不敢輕變必不得已默變不敢明變公變不敢私變分變不敢溷變

紀綱法度整齊嚴密、政教號令委曲周詳、原是實踐躬行、期於有實用得實力、今也自貪暴者奸法、昏惰者廢法、延及今日、萬事虛文、甚者迷制作之本意而不知、遂欲並其文而去之、只令文如學校、武如教場、書聲軍容非不可觀可聽、將

這二途作養人用出來令人哀傷憤懣欲死推之萬事莫不皆然安用縉紳簪纓塞破世間哉

明王不大振作不苦核實勢必亂亾而後已

安內攘外之畧須責之將吏將吏不得其人軍民且不得其所安問夷狄是將吏也養之不善則責之文武二學校用之不善則責吏兵兩尚書

或曰養有術乎曰何患於無術儒學之大壞極矣不十年不足以望成材武學之不行久矣不十年不足以求名將至於遴選於未用之先條

責於方用之際綜核於既用之後黜陟於效不效之時儘有良法可旋至而立有驗者

而今舉世有一大迷自秦漢以來無人悟得官高權重原是投大遺艱譬如百鈞重擔須尋烏獲來擔連雲大廈須用大木為柱乃朝廷求賢才借之名器以任重非朝廷市私恩假之權勢以榮人也今也崇階重地用者以為榮人重以予其所愛而固以吝於所疎不論其賢不賢其用者以為榮已未得則眼穿涎流以干人既得則

捐身鏤骨以感德、不計其勝不勝、旁觀者不論其官之稱不稱、人之宜不宜、而以資淺議驟遷、以格卑議月進、皆視官爲富貴之物、而不知富貴之也欲以何用、果朝廷爲天下求人耶、抑君相爲士人擇官耶、此三人者皆可憐也、叔季之世生人其識見固如此、可笑也、

漢始興郡守某者御州兵常操之內免操二月繼之者罷操又繼之者常給之外冬加酒錢人五錢又繼之者加肉錢人五錢又繼之者加花布

銀人一兩倉庫不足括稅給之猶不足履畝加賦給之兵不見德也而民怨又繼之者曰加吾不能而損吾不敢竟無加兵相與鼓譟曰郡長無恩率怨民以叛肆行攻掠元帝命刺史按之報曰郡守不職不能撫鎮軍民而致之叛竟棄市嗟夫當棄市者誰耶識治體者爲之傷心矣

人情不論是非利害、莫不樂便巳者、惡不便巳者、居官立政、無論殃民、即敎養諄諄、禁令惓惓、何嘗不欲其相養相安免禍遠罪哉、然政一行而

未有不悠者故聖人先之以躬行浸之以口語示之以好惡激之以賞罰日積月累耐意精心但盡薰陶之功不計俄頃之效然後民知善之當爲惡之可耻黙化潛移而服從乎聖人今以無本之令責久散之民求旦夕之效遲不從之怒忿疾於頑而望斂德之治即我且亦愚不肖者而何惟乎蚩蚩之氓哉

嘉靖間南京軍以放糧過期減短常例殺戶部侍郎散銀數十萬以文撫之萬曆間杭州軍以減

月糧又給以不通行之錢欲殺巡撫不果既而軍驕散銀萬餘乃定後嚴火夫夜巡之禁寬免士夫而繩督市民既而民變殺數十人乃定鄖陽巡撫以風水之故欲毀參將公署爲學宮激軍士變致毆兵備副使幾死巡撫被其把持奏疏上必露章明示之乃得行陝西兵以冬操太早行法太嚴再三請寬不從謀殺撫按總兵不成論者曰兵驕卒悍如此柰何余曰不然工不信度而亂常規愚不下究而犯衆怒罪不在軍

也上人者體其必至之情寬其不能之罪省其
煩苛之法養以忠義之教明約束信號令我不
負彼而彼奸吾令即殺之彼有愧懼而已鳥獸
未必無知覺而謂三軍之士無良心可乎亂法
壞政以激軍士之暴以損國家之威以動天下
之心以開無窮之釁當事者之罪不容誅矣裴
度所謂韓洪輿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非朝廷
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
耳處置得宜四字此統大衆之要法也

霸者豪強威武之名非姦盜詐僞之類小人之情有力便使力不用僞力不足而濟以謀便用僞若力量自足以壓服天下震懾諸侯直恁做將去不怕他不從便靠不到智術上如何肯僞王霸以誠僞分自宋儒始其實誤在五伯假之以力假仁二假字上不知這假字只是借字二帝三王以天德爲本便自能行仁夫焉有所倚霸者要做好事原没本領便少不得借勢力以行之不然令不行禁不止矣乃是借威力以行仁

義故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以其非身有之故
曰假借耳人之服之也非爲他智能愚人沒柰
他威力何只得服他服人者以强服於人者以
僞管商都是霸佐看他作用都是威力制縛人
非畧人畧賣人者故夫子只說他器小孟子只
說他功烈如彼其卑而今定公孫鞅罪只說他
慘刻更不說他姦詐如今官府教民遷善遠罪
只靠那刑威全是霸道他有甚詐僞看來王霸
考語自有見成公案曰以德以力所行底門面

都是一般仁義如五禁之盟二帝三王難道說他不是難道反其所爲他只是以力行之耳德力二字是確誠僞二字未穩何也王霸是個麄分別不消說到誠僞上若到細分別處二帝三王便有誠僞之分何況霸者

驟制則小者未必貼服以漸則天下無豪傑皆就我羈靮矣明制則愚者亦生機械默制則天下無智巧皆入我範圍矣此馭夷狄待小人之微權君子用之則爲術知小人用之則爲智巧舍

是未有能濟者也或曰何不以至誠行之曰此
何嘗不至誠但不淺露輕率耳孔子曰機事不
密則害成此之謂與
迂儒識見看得二帝三王事功只似陽春雨露嫗
煦可人再無一些冷落嚴肅之氣便是慈母也
有訶罵小兒時不知天地只恁陽春成甚世界
故雷霆霜雪不備不足以成天威怒刑罰不用
不足以成治只五臣耳還要一個皐陶而二十
有二人猶有四凶之誅今只把天德王道看得

恁秀雅溫柔豈知殺之而不怨便是存神過化處目下作用須是汗吐下後服四君子四物百十劑纔是治體

三公示無私也三孤示無黨也九卿示無隱也事無私曲心無閉藏何隱之有嗚呼顧名思義官職亦少稱矣

要天下太平滿朝只消三個人一省只消兩個人

賢者只是一味聖人備五味一味之人其性執其見偏自有用其一味處但當因才器使耳

天之氣運有常人係之以事作而百務成因之以長養而百病少上之政體有常則下之志趨定而漸可責成人之耳目上而因以寡過

君子見獄囚而加禮焉今以後皆君子人也可無敬與噫刑法之設明王之所以愛小人而示之以君子之路也然則囹圄者小人之學校與

小人只怕他有才有才以濟之流害無窮君子只怕他無才無才以行之斯世何補

事有便於官吏之私者百世常行天下通行或日

盛月新至彌漫而不可救若不便於己私雖天下國家以爲極便屢加申飭每不能行即暫行亦不能久負國負民吾黨之罪大矣

恩威嘗使有餘不可窮也天子之恩威止於爵三公夷九族恩威盡而人思以勝之矣故明君養恩不盡常使人有餘榮養威不盡常使人有餘懼此久安長治之道也

封建自五帝已然三王明知不便勢與情不得不用耳夏繼虞而諸侯無罪安得廢之湯放桀費

征伐者十一國餘皆服從安得而廢之武伐紂不期而會者八百其不會者或遠或不聞亦在三分有二之數安得而廢之使六國尊秦為帝秦亦不廢六國緣他不肯服勢必畢六王而後已武王之興滅繼絕孔子之繼絕舉廢亦自其先世曾有功德及滅之不以其罪言之耳非謂六師所移及九族無血食者必求復其國也故封建不必是郡縣不必非郡縣者無定之封建封建者有定之郡縣也

刑禮非二物也皆令人遷善而去惡也故遠於禮則近於刑

上德黙成示意而已其次示觀動其自然其次示聲色其次示是非使知當然其次示毀譽使不得不然其次示禍福其次示賞罰其次示生殺使不敢不然蓋至於示生殺而御世之術窮矣叔季之世自生殺之外無示也悲夫

權之所在利之所歸也聖人以權行道小人以權濟私在上者慎以權與人

太平之時、文武將吏習於懶散、拾前人之唾餘高談闊論、儘似眞才、乃稍稍艱大事到手、倉皇迷悶、無一幹濟之術、可嘆可恨、士君子平日事事講求、在在體驗、臨時只辦得三五分、若全然不理會、只似紙舟塵飯耳、

聖人之殺所以止殺也故果於殺而不爲姑息故殺者一二而所全活者千萬後世之不殺所以滋殺也不忍於殺一二以養天下之奸故生其可殺而生者多陷於殺嗚呼後世民多犯死則

爲人上者婦人之仁爲之也世欲治得乎

天下事不是一人做底故舜五臣周十亂其餘所用皆小德小賢方能興化致治天下事不是一時做底故堯舜相繼百五十年然後黎民於變文武周公相繼百年然後教化大行今無一人談治道而孤掌欲鳴一人倡之衆人從而詆訾之一時作之後人從而傾圮之嗚呼世道終不三代耶振教鐸以化吾儕得數人焉相引而在事權庶幾或可望乎

兩精兩備兩勇兩智兩愚兩意則多寡強弱在所必較以精乘雜以備乘疎以勇乘怯以智乘愚以有餘乘不足以有意乘不意以決乘二三以合德乘離心以銳乘疲以慎乘怠則多寡強弱非所論矣故戰之勝負無他得其所乘與爲人所乘其得失不啻百也實精也而示之以雜實備也而示之以疎實勇也而示之以怯實智也而示之以愚實有餘也而示之以不足實有意也而示之以不意實有決也而示之以二三實

合德也而示之以離心實銳也而示之以疲實
慎也而示之以怠則多寡強弱亦非所論矣故
乘之可否無他知其所示知其無所示其得失
亦不啻盲也故不藏其所示凶也誤中於所示
凶也此將家之所務審也
守令於民先有知疼知熱如兒如女一副真心腸
甚麼愛養曲成事業做不出只是生來沒此念
頭便與說綻脣舌渾如醉夢
兵士二黨近世之隱憂也士黨易散兵黨難馴看

來亦有法處我欲三月而令可殺殺之可令心服而無怨何者罪不在下故也

或問宰相之道曰無私有識冢宰之道曰知人善任使

當事者須有賢聖心腸、英雄才識、其謀國憂民也出於惻怛至誠、其圖事揆策也必極詳慎精審、躊躇及於九有、計算至於千年、其所施設安得不事善功成宜民利國、今也懷貪功喜事之念、爲壬孟浪苟且之圖、工粉飾彌縫之計、以遂其要

榮取貴之好、爲萬姓造殃不計也、爲百年開釁不計也、爲四海耗盡不計也、計吾利否耳、嗚呼可勝嘆哉、

爲人上者、最怕器局小、見識俗、吏胥輿皁儘能笑人、不可不慎也、

爲政者立科條發號令、寧寬些、只要真實行、永乂行若法極精密而督責不嚴、綜核不至、總歸虛彌、反增煩擾、此爲政者之大戒也、

民情不可使不便、不可使甚便、不便則壅閼而不

通甚者令之不行必潰決而不可收拾甚便則縱肆而不檢甚者法不能制必放溢而不敢約束故聖人同其好惡以體其必至之情納之禮法以防其不可長之漸故能相安相習而不至於為亂

居官只一個快性自家討了多少便宜左右省了多少負累百姓省了多少勞費

自委質後終日做底是朝廷官執底是朝廷法幹底是朝廷事榮辱在君愛憎在人進退在我吾

革而今錯處把官認作自家官所以萬事顧不得只要保全這個在扶持這個尊此雖是第二等說話然見得這個透還筭五分久

銛矛而秫梃、金矢而秸弓、雖有周官之法度、而無奉行之人、典謨訓誥何益哉、

二帝三王功業、原不難做、只是人不曾理會、譬之遥望萬丈高峯、何等巍峩、他地步原自逶迤、上面亦不陡峻、不信只小試一試、便見得、

洗漆以油、洗汙以灰、洗油以膩、去小人以小人、此

古今妙手也昔人明此意者幾故以君子去小人正治之法也正治是堂堂之陣妙手是玄玄之機玄玄之機非聖人不能用也

吏治不但錯枉去慵懦無用之人清仕路之最急者長厚者誤國蠹民以相培植柰何

余佐司寇日有罪人其情極可恨而法無以加者司官曲擬重條余不可司官曰非私惡也以懲惡耳余曰謂非私惡誠然謂非作惡可乎君以公惡輕重法安知他日無以私惡輕重法者乎刑

部只有個法字刑官只有個執字君其慎之

有聖人於此與十人論爭聖人之論是矣十人亦各是己論以相持莫之能下旁觀者至有是聖人者有是十人者莫之能定必有一聖人至方是聖人之論而十人者旁觀者又未必以後至者爲聖人又未必是聖人之是聖人也然則是非將安取决哉昊矣詩人懲王惑於邪謀不能斷以從僉噫彼王也未必不以邪謀爲正謀爲先民之經爲大猶之程當時在朝之臣又安知

不謂大夫為邪謀為邇言也是故執兩端而用中必聖人在天子之位獨斷堅持必聖人居父師之尊誠格意孚不然人各有口人各有心在下者多借亂視在上者蓄疑敗謀孰得而禁之孰得而定之

易衰歇而難奮發者我也易懶散而難振作者衆也易壞亂而難整飭者事也易蠹敝而難久常者物也此所以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也故為政要鼓舞不倦綱常張紀常理

濫准株連差拘監禁保押淹久觧審照提此八者

獄情之大忌也仁人之所隱也居官者愼之

養民之政孟子云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

韓子云鰥寡孤獨癈疾者皆有養也敎民之道

孟子云使契爲司徒敎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

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勲曰勞

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

振德之洪範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

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

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乎毎三復斯言汗輒浹背三嘆斯語淚便交順嗟夫今之民非古之民乎今之道非古之道乎抑世變若江河世道終不可反乎抑古人絕德後人終不可及乎吾耳目口鼻視古人有何缺欠爵祿事勢視古人有何斬齋俾六合景象若斯辱此七尺之軀靦面萬民之上矣

智慧長於精神精神生於喜悅喜悅生於懽愛故

責人者與其怒之也不若教之與其教之也不
若化之從容寛大諒其所不能而容其所不及
恕其所不知而體其所不欲隨事講說隨時開
諭彼樂接引之誠而喜於所好感督責之寛而
愧其不材人非木石無不長進故曰敬敷五教
在寛又曰無忿疾於頑又曰匪怒伊教又曰善
誘人今也不令而責之豫不言而責之意不明
而責之喩未及令人先懷怒意梃詬恣加旣罪
矣而不詳其故是兩相讐兩相苦也智者之所

笑而有量者之所羞也爲人上者切宜戒之

德立行成丁論不得人之貴賤家之富貧分之尊卑自然上下格心大小象指歷山耕夫有甚威靈氣焰故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覓人之惡者化人之惡者也激人之過者甚人之過者也

五刑不如一恥百戰不如一禮萬勸不如一悔

舉大事動衆情必協衆心而後濟不能盡協者須以誠意格之懇言入之如不格不入須委曲以

求濟事不然彼其氣力智術足以撼衆而敗吾之謀而吾又以直道行之非所以成天下之務也古之人神謀鬼謀以卜以筮豈真有惑於不可知哉定衆志也此濟事之微權也

世間萬物皆有所欲其欲亦是天理人情天下萬世公共之心每憐萬物有多少不得其欲處有餘者盈溢於所欲之外而亦不足者奔走於所欲之内而亦二者均俱生之道也常思天地生許多人物自足以養之然而不得其欲者正緣

不均之故耳此無天地不是處宇宙內自有任其責者是以聖王治天下不說均就說平其均平之術只是絜矩絜矩之方只是個同好惡

做官都是苦事爲官原是苦人官職高一步責任便大一步憂勤便增一步聖人胼手胝足勞心焦思惟天下之安而後樂是樂者樂其所苦者也衆人快欲適情身尊家潤惟富貴之得而後樂是樂者樂其所樂者也

法有定而持循之不易則下之耳目心志習而上

逸無定則上之指授口煩煩而下亂

世人作無益事常十九論有益惟有煖衣飽食安居利用四者而已臣子事君親婦事夫弟事兄老慈幼上惠下不出乎此豳風一章萬世生人之大法看他舉動種種皆有益事

天下之事要其終而後知君子之用心君子之建立要其成而後見事功之濟否可柰庸人俗識讒夫利口君子才一施設輒生議論或附會以誣其心或造言以甚其過是以志趨不堅人言

是恤者輒灰心喪氣竟不卒功識見不真人言是聽者輒罷君子之所為不使終事嗚呼大可憤心矣古之大建立者或利於千萬世而不利於一時或利於千萬人而不利於一人或利於千萬事而不利於一事其有所費也似貪其有所勞也似虐其不避嫌也易以招摘取議及其成功而心事如青天白日矣奈之何鑠金銷骨之口奪未竟之施誣不白之心哉嗚呼英雄豪傑冷眼天下之事袖手天下之敝付之長吁冷

笑任其腐潰決裂而不之理、玩日愒月、尸位素餐、而苟且目前、以全軀保妻子者、豈得已哉、葢懼此也

變法者變時勢、不變道、變枝葉、不變本、吾怪夫後之議法者、偶有意見、妄逞聰明、不知前人立法千思萬慮、而後決、後人之所以新奇自喜、皆前人之所以熟思而棄者也、豈前人之見不及此哉、

鰥寡孤獨疲癃殘疾顛連無告之失所者、惟冬爲

甚故凡詠紅爐錦帳之懽忘雪夜呻吟之苦者
皆不仁者也
天下之財生者一人食者九人興者四人害者六
人其凍餒而死者生之人十九食之人十一其
飽煖而樂者害之人十九興之人十一嗚呼可
爲傷心矣三代之政行寧有此哉
居生殺予奪之柄而中奸細之術以陷正人君子
是受顧之刺客也傷我天道殃我子孫而爲他
人快意愚亦甚矣愚嘗戲謂一友人曰能辱能

榮能殺能生不當爲人作判鄉友人詢曰此語
可爲當路藥石
秦家得罪於萬世在變了井田上春秋以後井田
已是十分病民了但當復十一之舊正九一之
界不當一變而爲阡陌後世厚取重斂與秦自
不相干至於貧富不均開天下奢靡之俗生天
下竊刼之盜廢比閭族黨之法使後世十人九
貧死于饑寒者多有則壞田井之禍也三代井
田之法能使家給人足俗儉倫明盜息訟簡天

下各得其所只一復了井田萬事俱理
赦何爲者以爲冤耶當罪不明之有司以爲不冤
耶當報無辜之死恨聖王有大慶雖枯骨罔不
蒙恩今傷者傷矣死者死矣含憤鬱鬱莫不欲
讐我者速罹於法以快吾心而乃赦之是何仁
于有罪而不仁于無辜也獷然賊幸赦而屢逞
善良聞赦而傷心非聖王之政也故聖王眚災
宥過不待慶時其刑故也不論慶時夫是之謂
大公至正之道而不以一時之喜濫恩則法執

而小人懼小人懼則善良得其所

廟堂之上聚議者其虛文也當路者持不虛之成心循不可廢之故事特借群議以示公耳是以尊者囁嚅卑者唯諾移日而退巧于逢迎者觀其顔指意向而極口稱道他日驟得殊榮激于公直者知其無益有害而奮色極言他日中以奇禍

近世士風、大可哀已、英雄豪傑、本欲爲宇宙樹立大綱常大事業、今也驅之俗套、絏以虛文、不俛

首吞聲以從惟有引身而退耳是以道德之士遠引高蹈功名之士以屈養伸彼在上者倨傲成習看下面人皆王順長息耳

今四海九州之人郡異風鄉殊俗道德不一故也故天下皆守先王之禮事上接下交際往來揆事宰物率遵一個成法尚安有訕笑者乎故惟守禮可以笑人

九名器服飾自天子而下庶人而上各有一定等差不可僭逼上太殺是謂逼下下太隆是謂僭

上先王不裁抑以逼下也而下不敢僭
禮與刑二者常相資也禮先刑後禮行則刑措刑
行則禮衰
官貴精不貴多權貴一不貴分大都之內法令不
行則官多權分之故也故萬事俱弛
名器于人無分毫之益而國之存亡民之死生于
是乎係是故衮冕非煖于綸巾黃瓦非堅于白
屋别等威者非有利于身受跪拜者非有益于
已然而聖王重之者亂臣賊子非此無以防其

漸而示之殊也、是故雖有大奸惡、而以區區之
名分折之、莫不失辭喪氣、吁名器之義大矣哉、
今之用人、只怕無去處、不知其病根在來處、今之
理財、只怕無來處、不知其病根在去處、
用人之道、貴當其才、理財之道、貴去其蠹、人君以
識深慮遠者謀社稷、以老成持重者養國脉、以
振勵明作者起頹敝、以通時達變者調治化、以
秉公持正者寄鈞衡、以燭奸嫉邪者爲按察、以
厚下愛民者居守牧、以智深勇沉者典兵戎、以

平恕明允者治刑獄以廉靜綜核者掌會計以惜耻養德者司教化則用人當其才矣宮妾無慢褻之帛殿廷無金珠之玩近侍絕賄賂之通寵幸無不貲之賞臣工嚴貪墨之誅迎送懲威福之濫工商重淫巧之罰衆庶謹僭奢之戒游惰枉倖食之門緇黃示誑誘之罪倡優就耕織之業則理財得其道矣

古之官人也擇而後用故其考課也常恕何也不以小過棄所擇也今之官人也用而後擇卻又

以姑息行之是無擇也是容保奸回也豈不渾
厚哀哉萬姓矣

世無全才久矣用人者各因其長可也夫目不能
聽耳不能視鼻不能食口不能臭勢也今之用
人不審其才之所堪資格所及雜然授之方司
會計輒理刑名既典文銓又握兵柄養之不得
其道用之不當其才受之者但悅美秩而不自
量以此而求濟事豈不難哉夫公綽但宜爲老
而裨諶不可謀邑今之人才豈能倍蓰古昔愚

一以爲學校養士、科目進人、便當如溫公條議、分爲數科、使各學其才之所近、而質性英發能偏衆長者、特設全才一科、及其授官、各任所長、夫資有所近、習有所通、施之政事、必有可觀、葢古者以仕學爲一事、今日分體用爲兩截、窮居草澤、止事詞章、一入廟廊、方學政事、雖有明敏之才、英達之識、豈能觀政數月、便得每事盡善、不免鹵莽施設、鶻突支吾、苟不大敗、輒得遷陞、以此用人、雖堯舜不治、夫古之明體也、養適用之

才致君澤民之術固已熟于畎畝之中苟能用我者執此以往耳今之學校可爲流涕矣

官之所居曰任此意最可玩不惟取責任負荷之義任者任也聽其便宜信任而責成也若牽制束縛非任矣

厮隷之言直徹之九重台省以之爲臧否部院以之爲進退世道大可恨也武詡之愚曰天子之用舍托之吏部吏部之賢不肖托之撫按撫按之耳目托之兩司兩司之心腹托之守令守令

之見聞、托之皁快、皁快之採訪、托之他邑別郡之皁快、彼其以恩讐爲是非、以謬妄爲情實、以前令爲後官、以舊怨爲新過、以小失爲大辜、寄報寄收信、如金石、愈僞愈詳、獲如至寶、謂夷由汚、謂蹻蹠廉、往往有之、而撫按據以上聞、吏部據以黜陟、一吏之榮辱不足惜、而奪所愛以失民望、培所恨以滋民殃、好惡拂人甚矣、

居官有五要休錯問一件事休屈打一個人休妄費一分財休輕勞一夫力休苟取一文錢

吳越之戰利用智寃胡之戰利用勇智在相機勇在養氣相機者務使鬼神不可知養氣者務使身家不肯顧此百勝之道也

兵以死使人者也用衆怒用義怒用恩怒衆怒誓在萬姓也湯武之師是已義怒以直攻曲也三軍縞素是已恩怒感激思奮也李牧犒三軍具起同甘苦是已此三者用人之心可以死人之身非是皆強驅之也猛虎在前利兵在後以死鬬死不戰安之然而取勝者倖也敗與潰者十

九

寓兵於農三代聖王行之甚好家家知耕人人知戰無論即戎亦可弭盜且經數十百年不用兵說用兵纔用農十分之一耳何者有不道之國則天子命曰某國不道某方伯連帥討之天下無與也天下所以享兵農未分之利春秋以後諸侯日尋干戈農胥變而為兵舍穡不事則吾國貧因糧于敵則他國貧與其農胥變而兵也不如兵農分

凡戰之道貪生者必怠必死者生狃勝者敗恥敗者勝

疎法勝於密心寬令勝於嚴主

天下之事倡于作俑而濫于助波鼓焰之徒至于大壞極敝、非截然毅然者不能救、于是而猶曰循舊安常、無更張以拂人意、不知其可也、

在上者能使人忘其尊而親之、可謂盛德也已、

因偶然之事立不變之法懲一夫之失苦天下之人法莫病于此矣近日建白往往而然

禮繁則難行卒成癈閣之書法繁則易犯益甚決裂之罪

爲堯舜之民者逸于堯舜之臣唐虞世界全靠四岳九官十二牧當時君民各享無爲之業而已臣勞之係于國家也大哉是故百官逸則君勞而天下不得其所

治世用端人正士衰世用庸夫俗子亂世用憸夫佞人憸夫佞人盛而英雄豪傑之士不伸夫惟不伸也而奮于一伸遂至于亾天下故明主在

上必先平天下之情將英雄豪傑服其心志䟽
我覊靮不著其奮而使之逞

天下之民皆朝廷之民皆天地之民皆吾民

愈上則愈聾瞽其壅蔽者衆也愈下則愈聰明其
見聞者真也故論見聞則君之知不如相相之
知不如監司監司之知不如守令守令之知不
如民論壅蔽則守令蔽監司監司蔽相相蔽君
惜哉愈下之真情不能使愈上者聞之也

周公是一部活周禮世只有周公不必有周禮使

周公而生于今寧一二用周禮哉愚謂有周公
雖無周禮可也無周公雖無周禮可也

民鮮耻可以觀上之德民鮮畏可以觀上之威更
不須求之民

民情甚不可鬱也防以鬱水一決則漂屋推山砲
以鬱火一發則碎石破木桀紂鬱民情而湯武
通之此存亾之大機也有天下者之所夙夜孜
孜者也

天之生民非爲君也天之立君以爲民也桀何以

我病百姓夫爲君之道無他因天地自然之利而爲民開導樽節之因人生固有之性而爲民倡率裁制之足其同欲去其同惡凡以安定之使無失所而後天立君之意終矣豈其使一人肆于民上而剝天下以自奉哉嗚呼堯舜其知此也夫

三代之法井田學校萬世不可廢世官封建廢之已晩矣此難與不思者道

聖王同民心而出治道此成務者之要言也夫民

心之難同久矣欲多而見鄙聖王識度豈能同之噫治道以治民也治民而不同之其何能從即從其何能久禹之戒舜曰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夫舜之欲豈適己自便哉以爲民也而曰罔咈盤庚之遷殷也再四曉譬武王之伐紂也三令五申必如此而後事克有濟故曰專欲難成衆怒難犯我之欲未必非彼之怒未必是聖王求以濟事則知專之不勝衆也而不動聲色以因之明其是非以悟之陳其利害以動之待

其心安而意順也然後行之是謂以天下人成天下事事不勞而底績雖然亦有先蔑後聞者亦有不謀而斷者亦有擬議已成料度已審疾雷迅電而民不得不然者此特十一耳百一耳不可為典則也

人君有欲前後左右之奉也君欲一彼欲百致天下亂亾則一欲者受禍而百欲者轉事他人矣此古今之明鑑而有天下者之所當悟也

平之一字極有意味所以至治之世只說個天下

平或言水無高下一經流注無不得平曰此是
一味平了世間千種人萬般物百樣事各有分
量各有差等只各安其位而無一毫拂戾不安
之意這便是太平如君說則是等尊卑貴賤小
大而齊之矣不平莫大乎是

國家之取士以言也固將曰言如是行必如是也
及他日效用舉背之矣今閭閻小民立片紙憑
一人終其身執所書而責之不敢二何也我之
所言昭然在紙筆間也人已據之矣吁執卷上

數千言、憑滿闕之士大夫、且播之天下、視小民片紙何如、奈之何吾資之以進身、人君資之以進人、而自處于小民之下也哉、噫、無怪也、彼固以空言求之、而終身不復責券也、

漆器之諫、非爲舜憂也、憂天下後世極欲之君、自此而開其萌也、天下之勢、無必有、有必文、文必靡麗、靡麗必亾、漆器之諫、愼其有也、

矩之不可以不直方也、是萬物之所以曲直斜正也、是故矩無言、而萬物則之、無毫髮違、直方故

也哀哉爲政之徒言也

暑之將退也先燠天之將旦也先晦投丸于壁疾則內射物極則反不極則不反也故愚者惟樂其極智者先懼其反然則否不害于極泰極其可懼乎

余每食雖無肉味而蔬食菜羹嘗足因歎曰嗟夫使天下皆如此而後盜可誅也枵腹菜色盜亦死不盜亦死夫守廉而俟死此士君子之所難也奈何以不能士君子之行而遂誅之乎此富

民爲王道之首務也

窮寇不可追也遁辭不可攻也貧民不可威也

無事時埋藏着許多小人多事時識破了許多君子

法者御世宰物之神器人君本天理人情而定之人君不得與人臣爲天下萬世守之人臣不得與辟之執圭捧節奉持惟謹而已非我物也我何敢私今也不然人藉之以濟私請托公行我藉之以市恩聽從如響而辯言亂政之徒又借

曰長厚曰慈仁曰報德曰崇尊夫長厚慈仁當施於法之所不犯報德崇尊當求諸己之所得爲柰何以朝廷公法徇人情伸己私哉此大公之賊也

治世之大臣不避嫌治世之小臣無横議

姑息之禍甚於威嚴此不可與長厚者道

卑卑世態嫋嫋人情在下者工不以道之悦在上者悦不以道之工奔走揖拜之日多而公務填委簡書酧酢之文盛而民事罔聞時光只有此

時光精神只有此精神所專在此則所踈在彼
朝廷設官本勞已以安民今也擾民以相奉矣
天下存亾係人君喜好鶴乘軒何損於民且足以
亾國而況大於此者乎

動大衆齊萬民要主之以慈愛而行之以威嚴故
曰威克厥愛又曰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若姑息
寬緩煦煦沾沾便是婦人之仁一些事濟不得

爲政以狥私弭謗違道干譽爲第一恥爲人上者
自有應行道理合則行不合則去若委曲遷就

計利慮害不如奉身而退孟子謂枉尺直尋不
可推起來雖枉一寸直千尺恐亦未可也或曰
處君親之際恐有當枉處曰當枉則不得謂之
枉矣是謂權以行經畢竟是直道而行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此舜時獄也以舜之聖臯
陶之明聽比屋可封之民當淳朴未散之世宜
無不得其情者何疑而有不經之失哉則知五
聽之法不足以盡民而疑獄難决自古有之故
聖人寧不明也而不忍不仁今之决獄輒恥不

明而以臆度之見偏主之失殺人大可恨也夫天道好生鬼神有知柰何爲此故寧錯生了人休錯殺了人錯生則生者尚有悔過之時錯殺則我亦有殺人之罪司刑者愼之

大纛高牙鳴金奏管飛旌捲蓋淸道唱騶輿中之人志驕意得矣蒼生之疾苦幾何職業之修廢幾何使無媿於心焉卽匹馬單車如聽鈞天之樂不然是益厚吾過也婦人孺子豈不驚炫恐有道者笑之。故。君。子。之。車。服。儀。從。是。以。辨。等。威

而已。所汲汲者。固自有在也

徇情而不廢法。執法而不病情。居官之妙悟也。聖人未嘗不履正奉公。至其接人處事。大段圓融渾厚。是以法紀不失。而人亦不怨。何者無躁急之心。而不狃一切之術也

寬簡二字。爲政之大體。不寬則威令嚴。不簡則科條密。以至嚴之法繩至密之事。是謂煩苛暴虐之政也。困已擾民。明王戒之

世上沒個好做的官。雖抱關之吏也。須夜行早起

方爲稱職纔說做官好便不是做好官的人

罪不當笞一杖便不是罪不當怒一叱便不是爲人上者愼之

君子之事君也道則直身而行禮則鞠躬而盡誠則開心而獻禍福榮辱則順命而受

弊端最不可開弊風最不可成禁弊端于未開之先易挽弊風于旣成之後難識弊端而絕之非知者不能爽弊風而挽之非勇者不能聖王在上誅開弊端者以徇天下則弊風自革矣

避其來銳擊其惰歸此之謂大智大智者不敢常在我擊其來銳避其惰歸此之謂神武神武者心服常在人大智者可以常戰神武者無俟再戰

御衆之道賞罰其小者（賞罰小則大者勸懲）甚者（賞罰甚者費省而人不驚）明者（人所共知）公者（不以己私）如是雖百萬人可為一將用不然必勞必費必不行徒多賞罰耳

為政要使百姓大家相安其大利害當興革者不過什一外此只宜行所無事不可有意立名建

功以求烜赫之譽故君子之建白以無智名勇
功爲第一至于雷厲風行未嘗不用譬之天道
然以冲和鎭静爲常疾風迅雷間用之而已
罰人不盡數其罪則有餘懼賞人不盡數其功則
有餘望
匹夫有不可奪之志雖天子亦無可柰何天子但
能令人亦有視亦如飭者而天子之權窮矣然
而竟令之亦是天子自取過也不若容而遂之
以成盛德是以聖人體群情不敢奪人之志以

傷天下之心以成己之惡

臨民要莊謹即近習門吏起居常侍之間不可示之以可慢

聖王之道以簡爲先其繁者其簡之所不能者也故惟簡可以清心惟簡可以率人惟簡可以省人己之過惟簡可以培壽命之原惟簡可以養天下之財惟簡可以不耗天地之氣

聖人不以天下易一人之命後世乃以天下之命易一身之尊悲夫吾不知得天下將以何爲也

聖君賢相在位、不必將在朝小人一網盡去之、只去元惡大奸、每種芟其甚者一二、示吾意向之所在、彼群小衆邪與中人之可善可惡者、莫不回心向道、以逃吾之所去、舊惡掩覆不暇、新善積累不及、而何敢怙終以自溺耶、故舉皐陶不仁者遠、去四凶不仁者亦遠、

有一種人以姑息匪人市寬厚名、有一種人以毛舉細故市精明名、皆偏也、聖人之寬厚不使人有所恃、聖人之精明不使人無所容、敦大中自

有分曉

申韓亦王道之一體聖人何嘗廢刑名不綜核四凶之誅舜之申韓也少正卯之誅侏儒之斬三都之墮孔子之申韓也即雷霆霜雪天亦何嘗不申韓哉故慈父有梃詬愛肉有鍼石

三千三百聖人非靡文是尚而勞苦是甘也人心無所存屬則惡念潛伏人身有所便安則惡行滋長禮之繁文使人心有所用而不得他適也使人觀文得情而習于善也使人勞其筋骨手

足而不偷慢以養其淫也使彼此相親相敬而不傷好以起爭也是範身聯世制欲已亂之大防也故曠達者樂于簡便一決而潰之則大亂起後世之所謂禮者則異是矣先王情文廢無一在而乃習容止多揖拜姱顏色柔聲氣工頌諛豔交遊寄附耳躡足之語極籩豆筐篚之費工書刺候問之文君子所以深疾之欲一洗而入于崇眞尚簡之皇跡是捄俗之大要也雖然不講求先王之禮而一入于放達樂有簡便久而

不流于西晉者幾希、

在上者無過在下者多過非在上者之無過有過而人莫敢言在下者非多過誣之而人莫敢辯夫惟使人無心言然後爲上者真無過使人心服而後爲下者真多過也

爲政者貴因時事在當因不爲後人開無故之端事在當革不爲後人長不救之禍

夫治水者通之乃所以窮之塞之乃所以決之也民情亦然故先王引民情于正不裁于法法與

情不俱行一存則一亾三代之得天下得民情也其守天下也調民情也順之而使不拂節之而使不過是謂之調

治道之衰起于文法之盛弊蠹之滋始于簿書之繁彼所謂文法簿書者不但經生黔首懵不見聞即有司專職亦未嘗檢閱校勘何者千宗百架鼠蠹雨浥或一事反覆異同或一時互有可否後欲遵守何所適從祇爲積年老猾媒利市權之資耳其實于事體無裨弊蠹無損也嗚呼

百家之言不出六而道終不明後世之文法不省

而世終不治

大合都是情世界惟朝堂官府爲法世界若也只

徇情世間更無處覓公道

進賢舉才而自以爲恩此斯世之大惑也退不肖

之怨誰其當之失賢之罪誰其當之奉君之命

盡已之職而公法廢于私恩舉世迷焉亦可悲

矣

進言有四難審人審已審事審時一有未審事必

不濟

法不欲驟變、驟變雖美駭人耳目、議論之媒也、法不欲硬變、硬變雖美拂人心志、矯抗之藉也、故變法欲詳審、欲有漸、欲不動聲色、欲同民心而與之反覆其議論、欲心跡如青天白日、欲獨任躬行、不令左右借其名以行胸臆、欲明且確、不可含糊、使人得持兩可以爲重輕、欲著實舉行、期有成效、無虛文搪塞、反貽實害、必如是而後法可變也、不然、寧仍舊貫而損益修舉之、無喜

事、喜事人上者之僇也、

新法非十有益於前百無慮於後、不可立也。舊法非於事萬無益於理大有害、不可更也。要在文者實之、偏者救之、敝者補之、流者反之、怠廢者申明而振作之、此治體調停之中策、百世可循者也、

用三代以前見識而不迂就三代以後家數而不俗可以當國矣、

善處世者要得人自然之情得人自然之情則何

所不得失人自然之情則何所不失不惟帝王
爲然雖二人同行亦離此道不得
夫坐法堂厲聲色侍列武卒錯陳嚴刑可生可殺
惟吾所欲爲而莫之禁非不泰然得志也俄而
有狂士直言正色詆過攻失不畏尊嚴則王公
貴人爲之奪氣于斯時也威非不足使之死也
理屈而威以刼之則能使之死而不能使之服
矣大盜昏夜持利刃而加人之頸人焉得而不
畏哉仰無理之威以服人盜之類也在上者之

所耻也彼以理伸我以威伸則彼之所伸者蓋多矣故爲上者之用威所以行理也非以行勢也

禮之一字全是個虛文而國之治亂家之存亾人之死生事之成敗罔不由之故君子重禮非謂其能厚生利用人而厚生利用者之所必賴也

兵革之用德化之衰也自古聖人亦甚盛德即不過化存神亦能久道成孚使彼此相安於無事豈有四夷不可講信修睦作隣國耶何至高城

深池以爲衛堅甲利兵以崇誅侈萬乘之師靡
數百萬之財以困民塗百萬生靈之肝腦以角
力聖人之智術而止於是耶將至愚極拙者謀
之其計豈出此下哉若曰無可柰何不得不爾
無爲貴聖人矣將干羽苗格因壘崇降盡虛語
矣乎夫無德化可恃無恩信可結而曰去兵則
外夷交侵內寇嘯聚何以應敵不知所以使之
不侵不聚者亦有道否也古稱四夷來王八蠻
通道越裳重譯日月霜露之所照隊者莫不尊

親斷非虛語茍於此而歲歲求之日日講之必有良法何至困天下之半而爲此無可奈何之策哉

事無定分則人人各諉其勞而萬事廢物無定分則人人各滿其欲而萬物爭分也者物各付物息人奸懶貪得之心而使事得其理人得其情者也分定雖萬人不須交一言此修齊治平之要務二帝三王之所不能外也

驕慣之極父不能制子君不能制臣夫不能制妻

身不能自制視必如飾何威之能加視恩爲玩何惠之能益不禍不止故君子情勝不敢糜紀綱兢兢然使所愛者知恩而不敢肆所以生之也所以全之也

物理人情自然而已聖人得其自然者以觀天下而天下之人不能逃聖人之洞察握其自然者以運天下而天下之人不覺爲聖人所斡旋卽其執物所繩近於矯拂然拂其人欲自然之私而順其天理自然之公故雖有倔強錮蔽之人

莫不慴悟而馴服則聖人觸其自然之機而鼓其自然之情也

監司視小民藹然待左右肅然待寮寀溫然待屬官侃然庶幾乎得體矣

自委質後此身原不屬我朝廷名分爲朝廷守之一毫貶損不得非抗也一毫高亢不得非卑也朝廷法紀爲朝廷執之一毫徇人不得非固也一毫任巳不得非葸也

未到手時嫌於出位而不敢學既到手時迫於應

醇而不及學、一世業官苟且、只於虛套搪塞、竟不嚼眞味、竟不見成功、雖位至三公、點檢眞足媿汗、學者思之、

今天下一切人、一切事、都是苟且做、尋不着眞正題目、便認了題目、嘗不着眞正滋味、欲望三代之治甚難、

凡居官爲前人者無干譽矯情立一切不可常之法以難後人爲後人者無矜能露迹爲一朝即改革之政以苦前人其不惟不近人情政體自

不宜爾若惡政弊規不妨改圖只是渾厚便好

將古人心信今人真是信不過若以古人至誠之

道感今人今人未必在豚魚下也

泰極必有受其否者否極必有受其泰者故水一

壅必決水一決必涸世道縱極必有操切者出

出則不分賢愚一番人受其斂嚴極必有長厚

者出出則不分賢愚一番人受其福此非獨人

事氣數固然也故智者乘時因勢不以否爲憂

而以泰爲懼審勢相時不決裂於一懲之後而

驟更以一切之法昔有獵者入山見騶虞以爲虎也殺之尋復悔明日見虎以爲騶虞也舍之又復悔主時勢者之過於所懲也亦若是夫

法多則遁情愈多辟之逃者入千人之群則不可覓入三人之群則不可藏矣

兵陰物也用兵陰道也故貴陰謀不好謀不成我之動定敵人不聞敵之動定盡在我心此萬全之計也

取天下守天下只在一種人上加意念一箇字上

做工夫一種人是那箇百民一箇字是甚麼曰
安

禮重而法輕禮嚴而法恕此二者常相權也故禮
不得不嚴不嚴則肆而入於法法不得不恕不
恕則激而法窮

夫禮也嚴於婦人之守貞而疎於男子之縱慾亦
聖人之偏也今輿隸僕僮皆有婢妾娼女小童
莫不淫狎以爲丈夫之小節而莫之問凌嫡失
所逼妾殞身者紛紛恐非聖王之世所宜也此

不可不嚴爲之禁也

西門疆尹河西以賞勸民道有遺羊值五百一人守而待失者謝之不受疆曰是義民也賞之千其人喜他日謂所知曰汝遺金我拾之以還所知者從之以告疆曰小人遺金一兩某拾而還之疆曰義民也賞之二金其人愈喜曰我貪每得利則失名今也名利兩得何憚而不爲

篤恭之所發事事皆純王如何天下不平或曰纔說所發不動聲色乎曰日月星辰皆天之文章

風雷雨露皆天之政令上天依舊篤恭在那裏篤恭君子之無聲無臭也無聲無臭天之篤恭也

君子小人調停則勢不兩立畢竟是君子易退小人難除若玫之大慘處之太激是謂土障狂瀾灰埋烈火不若君子秉成而擇才以使之任使不效而次第裁抑之我懸富貴之權而示之的曰如此則富貴不如此則貧賤彼小人者不過得富貴耳其才可以償天下之事亦可以成天

下之功可激之釀天下之禍亦可養之與天下之利大都中人十居八九其大奸凶極頑悍者亦自有數棄人於惡而迫之自棄俾中人爲小人小小人爲太小人甘心抵死而不反顧者則吾黨之罪也慮此難與君子道三代以還覆轍一一可鑒此品題人物者所以先器識也

當多事之秋用無才之君子不如用有才之小人

肩天下之任者全要箇氣御天下之氣者全要箇理

無事時惟有丘民好躁踐自吏卒以上人人得而
魚肉之有事時惟有丘民難收拾雖天子亦無
躲避處何况衣冠此難與誦詩讀書者道也
余居官有六自簿均徭先令自審均地先令自丈
未完令其自限紙贖令其自催干證催詞訟令
其自拘干證拘小事令其自處鄉約亦往往行
得去官逸而事亦理久之可省刑罰當今天下
之民極苦官之繁苛一與寬仁其應如響
自井田廢而竊刼始多矣飽煖無資饑寒難耐等

死耳與其瘠僵於溝壑無人稱廉不若苟活於旦夕未必即犯彼義士廉夫尚難責以餓死而況種種貧民半於天下乎彼膏粱文繡坐於法堂而嚴刑峻法以正竊刼之罪者不患無人所謂哀矜而勿喜者誰與余以為衣食足而為盜者殺無赦其迫於饑寒者皆宜有以處之不然罪有所由而獨誅盜亦可愧矣

余作原財一篇有六生十二耗六生者何曰墾荒閑之田曰通水泉之利曰教農桑之務曰招流

務之民、曰當時事之宜、曰詳積貯之法、十二耗者何、曰嚴造飲之禁、曰懲淫巧之工、曰重游手之罰、曰絕倡優劇戲、曰限在官之役、曰抑僭奢之俗、曰禁寺廟之建、曰戒坊第遊觀之所、刻無益之書、曰禁邪教之倡、曰重迎送供張之罪、曰定學校之額、科舉之制、曰誅貪墨之吏、語多憤世、其文不傳

太和之氣、雖貫徹於四時、然炎徼以南、常熱、朔方以北、常寒、姑無論、只以中土言之、純然暄燠、而

無一毫寒涼之氣者惟是五月半後八月半前九十日耳中間亦有夜用袷綿時至七月而暑巳處八月而白露零九月寒露霜降亥子丑寅其寒無俟言矣二三月後猶未脫綿穀雨以後始得斷霜四月巳夏猶謂清和大都嚴肅之氣歲常十八而草木二月萌芽十月猶有生意乃生育長養不專在於暄煥而嚴肅之中正所以操縱冲和之機者也聖人之爲政也法天當寬則用春夏當嚴則用秋冬而常持之體則於嚴

威之中施長養之惠何者嚴不置惠易窮威中之惠鼓舞人群惠中之惠驕弛衆志子產相鄭鑄刑書誅强宗伍田疇褚衣冠及語子太叔猶有莫如猛之言可不謂嚴乎乃孔子之評子產則曰惠人也他日又曰子產衆人之母孔子之爲政可考矣彼沾沾煦煦尚姑息以養民之惡卒至縻弛玩愒令不行禁不止小人縱恣善良吞泣則孔子之罪人也故曰居上以寛爲本未嘗以寛爲政嚴也者所以成其寛也故懐寛心

不宜任寬政、是以懦主殺臣、慈母殺子、

餘息而在溝壑、斗珠不如升糠、裸裎而卧冰雪、敝絮重於綉縠、舉世用人、皆珠縠之貴也、有甚高品有甚清流、不適緩急之用、即眞非所急矣、

盈天地間、只靠二種人爲命、曰農夫織婦、却又沒人重他、是自戕其命也、

一代人才、自足以成一代之治、旣作養無術、而用之者又非其人、無怪乎萬事不理也、

三代以後治天下、只求箇不敢不知其不敢者皆

苟文以應上也。眞敢在心暗則足以蠱國家賜
之足以亾社稷。乃知不敢不足恃也

古者國不易君。家不易大夫。故其治因民宜俗立綱陳紀。百姓與已相安。然後從容漸漬日新月盛而治功成。故曰必世後仁。曰久道成化。辟之天地不悠久便成物不得。自封建變而爲郡縣。官無久暖之席。民無盡識之官。施設未竟而讒毀隨之。建官未久而黜陟隨之。方脇熊蹯而奪之薪。方繅繭絲而截其緒。一番人至。一度更張。

各有性情、各有識見、百姓聞其政令半不及理
「會、聽其敎化尚未及信從、而新者卒至、舊政廢
閣、何所信從、何所遵守、况加以監司之掣肘、製
一幘而不問首之大小、都使之冠、製一衣而不
問時之冬夏、必使之服、不審民情便否、先以簿
書督責、即高才疾足之士、能頃措置之功、亦
不過目前小康、一事小補、而上以此爲殿最、下
以此爲驩虞、嗚呼傷心矣、先王有言、人不里居
田不井授、雖欲言治、皆苟而已、愚謂建官亦然、

政因地而定之、官擇人而守之、政吾不得更張、
民安不得易法、其多事擾民任情變法與情政
慢法者、斥逐之、更其人不易其治、則郡縣賢於
封建遠矣、
法之立也、體其必至之情、寬以自生之路、而後繩
其踰分之私、則上有直色而下無心言、今也小
官之俸不足供饔飧、偶受常例、而輒以貪法罷
之、是小官終不可設也、識體者欲廣其公而閑
之私、而當事者又計其私、其常例其從來也、太

寬其所應得而後罪其不義之取與夫因有不義之取也遂儉於應得焉孰是叅倉官月糧一石而驛丞俸金歲七兩云

順心之言易入也有害于治逆耳之言裨治也不可于人可恨也夫惟聖君以逆耳者順于心故天下治

使馬者知地險操舟者觀水勢馭天下者察民情此安危之機也

宇內有三權天之權曰禍福人君之權曰刑賞天

下之權曰褒貶禍福不爽曰天道之清平有不盡然者奪於氣數刑賞不忒曰君道之清平有不盡然者限於見聞蔽於喜怒褒貶不誣曰人道之清平有不盡然者偏於愛憎誤於聲響褒貶者天之所恃以爲禍福者也故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君之所恃以爲刑賞者也故曰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褒貶不可以不慎也是天道君道之所用也一有作好作惡是謂天之罪人君之戮民

呻吟語卷之五終



